

先明确权力集体自肥的责任人

保障房分配岂能被“特权”绑架 8月24日 广州日报 汤嘉琛

广州日报一评

根据2009年出台的《厦门市保障性商品房配售管理办法》,社会普通居民提出的保障房申请由居委会和建设局负责资格审查和房源分配,公务员则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这种保障房分配多轨制被民众诟病已久,也与中央要求的“公平分配”原则相悖。试图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误解”敷衍了事,民众肯定不会买账,因为“多轨制”已经触动社会公平之痛。

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群体能够申请保障房吗?当然可以。但必须强调的是,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绝不是目前最需要保障房的群体,因为他们享有的福利待遇本来就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如果将这些“吃财政饭”的人纳入保障房体系,甚至让他们享有“特权”,保障房的意义势必大打折扣,众多底层民众也会因此

产生不平衡感。

遗憾的是,保障房分配领域这种多轨运行的体系,并非只存在于厦门一地。在保障房顶层制度缺失之下,很多省市都出现了搭保障房便车的案例,个别地方的保障房几乎成了福利分房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的替代品。

保障房制度是为社会福利兜底的一项好制度,中央有关部门此前也多次强调要把保障房建设成果转化为惠民成果,但有的地方在分配过程中却把“好经念歪”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障房多轨制牵涉的不仅是民众对一套房子的期待,更关系到社会公平这个核心命题。普通民众可以接受保障房目前供给不足的现实,可以接受通过正规程序排队等消息,但不能接受保障房分配存在两套甚至多套不公平的“游戏规则”。毕竟,如果规则是公平的,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底层

民众尚有一线希望;如果规则本身出了问题,保障房只会看上去很美。

现代快报再评

一方面在申请环节上为公务员开绿灯,另一方面人为地区分岛内岛外,面向公务员分配的岛内房资源充裕,交通、医疗、教育等配套齐全;面向普通市民岛外房的配套完全跟不上。如此制度“创新”,显然是权力自肥。当然,分配不公的不仅只是厦门一市,深圳市就顶着沸沸民意硬是将深云村和侨香村的豪宅当保障房分配给了公务员。吊诡的是,中央三令五申,舆论监督力度空前,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充耳不闻。这再次说明责任追究仍然严重缺位——权力保障房很多时候是以集体福利的形式出现的,而权力集体自肥,却总是机会零风险的。要解决权力保障房问题,就必须先明确权力集体自肥的责任人。

好标语 至少不能“没人味”

近日,浙大紫金港校区挂出的两条创意迎新横幅,走红网络,“做一个明媚的女子,不倾城,不倾国。以优雅姿态去摸爬滚打。”“做一个丰盈的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姿去奋斗拼搏。”

(8月22日新华网)

从浙大迎新横幅看“标语中国” 8月23日 燕赵都市报 张天潘

燕赵都市报一评

中国处处可见标语,但一直以来,很多标语呈现出来的都是冰冷的无血无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阐述一个简单事实即罢,比如“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等,还有很多标语缺乏人性化,登峰造极的就是令人惊悚的“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等等。

但随着社会进步,一个新的语言系统正在逐步被激活,比如近些年各高校的毕业致辞,出现了不少网络词汇,有的还被称为“根叔体”、“甄嬛体”,台上台下笑语连连,深受师生欢迎。它摒弃了过去校长院长们那种听之无味的套话、正确的废话,注重言说对象的感受,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社会对富有人性化、贴近时代的标语,是很乐意接受的。比如奥运会后,哈尔滨交警大队的“刘翔不好当,跨栏易受伤”这句宣传标语又火了,受到社会好评,这也说明,政府部门也在改进标语,更多地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

标语是一种公开化正式化的社会语言,这种语言也代表着一种社会思维,如果一个社会到处充斥的都是冰冷无趣甚至缺乏人性化的标语,整个社会给人的感觉是黯然与冷酷。反过来,像浙大迎新标语、哈尔滨交警大队的标语,则充满意蕴与机智,更富有人性化、更多地照顾到言说对象,带给社会更多的正能量。

现代快报再评

这两条标语走红网络,引来媒体一致赞扬,又是与时俱进、轻盈清新,又是人性关怀等。当然,比起“热烈欢迎新同学”,这两条横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但我比较笃定,对标语中“明媚的女子”与“丰盈的男子”之说,还是觉得不知所云,此外,也不能理解“虚化”的含义,究竟是日本动漫片《死神》中的一个专用词,还是把“虚华”错写成“虚化”?

但我能理解众多评论者在给予鼓励、赞扬时所表达的潜话语。中国素有“对对联”的传统,汉语方块字又体现出独特的语言优势,因此,对标语的偏好更为强烈,要求也更高。标语体现出社会的文明水准,舆论对那些生硬、粗鄙的标语嗤之以鼻;对那些没人性的恶狠狠的标语更是深恶痛绝,所以,需要看到更多的好标语,不仅朗朗上口、便于记忆,更要体现出对受众的尊重。一条标语除了语言的美感外,至少不能“没人味”。

追加预算也是监管的关键

部门决算花超了,需要一个解释 8月24日 新京报 社论

新京报一评

不过,将决算数据与预算数据比对,可以发现落差偏大,不少部门“花超”了。如国土局预算4个亿,决算290个亿;市民政局预算9个亿,决算40个亿;市市政市容委预算10个亿,决算34个亿。如此大的差距因何而来?市财政局对此作了说明:预算不包括基本建设资金,部分大额专项资金。同时,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中央可能会下达一些转移支付资金。此外,下年预算报告的编制往往是在八九月就启动,当年的预算还没有执行完毕,造成当年的结余资金在决算形成后自行结转,又成为下一年的资金。因此,资金的实际额,决算都会比预算多一些。

预算不等于财政执行情况的全部,这是常识,也是现行财政预决算制度使然。但决算是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决算情况与预算存在过大落差,客观上可能既导致预算这一

前置监管关口失效,也导致决算应有意义的弱化。预算执行中产生的动态变量,不宜成为预决算无法对比的全部理由。

即使基建资金、大额专项资金和未用结余资金占比较大,可以与预算进行同类比较的决算情况,也不能淹没于综合数据中。剔除临时大额资金安排和结余,将可对比的预决算情况单独晒出来,应无困难。尤其是在多数部门“花超”、公众倍感疑虑的情形下,有关部门更应该多做解释,并及时进行制度调整。

让预决算机制充分发挥效力,对于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编制预算的时间应与新财年的启动时间尽可能吻合,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越来越大的特点,制订标准周期,尽量减少因经济形势变化和政策重点调整造成过于频繁的调整和追加;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扩大预算内容,将包括政府部门预算外的收支计划也涵盖进

来,以此减少预决算难比照的现象。

现代快报再评

据说,北京市晒决算,相比去年有很大的进步。比如,进一步细化了,公布的部门从40多个增加到50多个;一些说明也更加详细了,公布范围也增加了行政经费和政府性基金的内容。但决算花超了却是事实。新京报社论说“需要一个解释”,很快,人家的“解释”来了,北京市财政局说“人均三公不科学”。但这个解释无法对下列事实释疑,比如该市55个部门公务接待平均花费约80万元,其中10个部门超出预算。比如住房补贴支出为何增加了一倍,等等。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财政预算看起来不多,但追加预算却惊人得很,并且方便得很,这恐怕也是一些部门决算远超预算的主要原因之一,预算编制当然要更科学,但对政府部门提出的追加预算,需要更严格的审核和公开,也很重要。

开放社会更应包容微博“不讲理”

不讲理是开放社会的大敌 8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曹林

中国青年报一评

当你张张嘴刚想跟人讲理,想用事实和逻辑说服对方的时候,却发现你面对的都是一群“只想感受板砖扔出去的快感”、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回一句“脑残”的人时,你会悲哀地觉得,理性、理智、讲理的品质,在这个社会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鄙视、驱逐和羞辱。

新兴的微博舆论场,在想讲理时常比较困难。

浮躁的交流环境,使其成自说自话和党同伐异的温床。微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它与这个社会方方面面表现出的“不讲理”是同源同构的,不过是世象中的各种不讲理投射到了这个放大器上。

某些地方的官方,是不喜欢讲理的,讲的是权术,讲的是潜规则,讲的是“你再不闭嘴我就修理你”。

从一些专家的发言中,你看不到他们在讲理,在迎合、献媚、佐证

中,充满着漏洞百出的诡辩、先入为主的判断和让人不禁捧腹的笑料。老百姓遇到麻烦时,找不到多少可以讲理的地方,遇到的经常是衙门的踢球、公仆的冷脸、法院的冷漠、媒体的势利(不够悲惨就没有新闻价值)和听说者的极不耐烦,这种“有理无处说”的现实,逼出了让人不安的暴力和无奈的炒作。

当一个社会讲理者受到压制,让人感觉无处讲理的时候,社会是危险的。

不讲理,讲拳头和暴力,矛盾会激化;不讲理,讲诡辩和谩骂,智商会退化和被拉低;不讲理,讲人情和潜规则,腐败会进一步恶化;不讲理,讲圈子和派别,阶层会进一步分裂;不讲理,讲邪理歪理,法律被无情地踩在脚下,理性被无情地驱逐,良善被无情地碾压,对话和沟通机制自下而上地被打碎的时候,野蛮丛林中的暴力中,每一个人都无法幸免。

现代快报再评

从评论中列举的例子来看,几位“讲理”人士的抱怨更像是撒娇。《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讲了几句真话、实话,就博得满堂喝彩;名人的微博哪怕只是抖小机灵,也有巨大的转发量。如果微博真的“不讲理”,就不会对他们如此厚爱和呵护。偶尔听到几句刺耳的话,就大发“不讲理”的感慨,透出的还是浓厚的精英意识,认为道理在我这边,你不爱听就是“不讲理”。说起来,霸占道理的发布权也是一种“不讲理”。

开放社会,更应包容微博“不讲理”。也许“不讲理”是一种原发的自然秩序,但文明的“讲理”往往就是从“不讲理”开始,“理”不分高下,不分左右,在“不讲理”的碰撞与冲击中逐步达成共识。与其抱怨别人“不讲理”,不如让自己的理讲得更透彻,更有说服力。不能做到以理服人,就别怪别人“不讲理”。

曾因房源充足出现“房等人”局面的厦门,如今正因保障房分配多轨制而遭遇公平质疑。当地民众向媒体反映称,公务员、厦门大学教师申请保障房的渠道与社会普通居民不同,他们在保障房名额分配方面比普通居民更宽松,而且拥有优先选房的“特权”。

截至8月22日,除涉密单位外,北京市55个部门2011年的决算情况均已公布。从已公布的信息看,各部门三公决算多数低于预算,治污、住房补贴等涉及民生的支出倍增。一降一升,折射出的是政府财政公共性色彩正在强化。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管理者,写下这段微博时,内心肯定充满这样的悲凉,他说:一个乞讨排行榜,演化出一场舆论风波。唇枪舌剑中,一种现象令人担忧: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理性对话的胸怀和耐心?什么原因,人群分成圈子,甚至南系北系、这派那派,从此不见守望相助,只剩龙争虎斗?共同生活的这片土地,正经历深刻转型,是走向聚合还是分化,取决于你我的选择。